

姥爷

李俊成 著

我其实，没有那么悲伤，
不是爱不够深，
而是我相信，
他的灵魂，
去了天上。

姥爷

蒋雯丽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姥爷 / 蒋雯丽著.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 - 7 - 5354 - 6321 - 0

I. ①姥…

II. ①蒋…

III. ①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304553 号



新浪读书强力推荐!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责任编辑: 陈曦

助理编辑: 赵晓婧

扉页书名: 和和

装帧设计: 胡湖

媒体运营: 张坚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 版:	 长江文艺出版社	电话: 027 - 87679310 传真: 027 - 87679300
地 址:	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 - 11 楼	
邮 编:	430070	
发 行:	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	
电 话:	010 - 58678881	传真: 010 - 58677346
地 址:	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	
邮 编:	100028	
印 刷:	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	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	1/32	印张: 7.5
版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		印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 140 千字		

定价: 34.8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 (举报电话: 010 - 58678881)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。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,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。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。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,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。

目录

序

1 听说

听妈妈说	005
听大姐说	009
听姥爷说	012
我	016

2 小院

小院	025
自来水	029
小脚张奶奶	035
吴大姑	039
丫头	045

3 朋友

枸杞是假的	053
裴多菲俱乐部	058
姥爷的朋友	063
参考消息	074

4 家人

爷爷奶奶	081
过年	086
花棉袄	093
补丁胶鞋	099
大姐	103
二姐	109
爸爸妈妈	115

5 求学

上山，下乡	125
体操生涯	130
学校	155
地震了	186
一九七六	190

6 诀别

姥爷病了	197
在一起	204
住院	210
初潮	215
姥爷走了	219
我们天上见	224

序

童年像一个梦，看着阳光的影子从屋子的这边走到那边，听着树叶婆娑的声响，看着雨水从屋檐上倾泻如注。时间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，还觉得时间走得好慢，恨不得自己插着翅膀飞着长大。

小时候的好多声音，现在都听不到了，火车没几分钟就从我家的窗后过去，震得窗户哗哗的响声；磨剪子的吆喝声；弹棉花的，要饭的，卖米酒的，知了的，蝓蝓的叫声，其实把这些声音收进来，已经很让现在的孩子们羡慕的了，因为现在打开窗户，除了汽车声，就是装修声。

瞎说了一通，其实，我要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姥爷和我，一个九十岁，一个七八岁，在七十年代末，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他扶持我长大，我陪他走完人生的路。一个生命像小树长高，长壮实，一个生命却像一棵老树，慢慢地倒下了，无声无息。

我自己现在也有了孩子，有时看着他在我的身边睡着了，那天使一般的表情，心里对他涌起无限的爱。我就会想，姥爷那时看我，也是这样的吧。

我想把这种爱、这种生命传承的爱写出来。

那时，时间对所有的人都是静止的。

现在，时间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梭的。

李爱丽

1

听说

我们无从知晓，
生命最初的那些日子，
唯有听说。

听妈妈说

听妈妈说，依爸爸的意思，就要一个小孩。

理由是：爸爸远在新疆，他和妈妈都是独生子，上面的几位老人全靠妈妈照顾，经济又不富裕，多张嘴养活不起。

老二是妈妈舍不得，硬留下来的。

到了我，连妈妈都准备不要了。

当然，这其中也有个很重要的原因：妈妈觉得这次又是个女孩。

在那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多生孩子光荣的年代，想随便扼杀一个生命，是不被允许的！必须夫妻双方及夫妻双方的单位签字，才能做人工流产手术。

爸爸当时远在新疆，支援西北建设。一封介绍信，寄过去，半个来月；找单位签个字，半个来月；再寄回来，半个来月；前后加上，两个来月。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就已经三个月了，再想把我弄走，可不容易啊。

妈妈这么屈指一算，做了个英明的决定：留下吧！

当然，我想在妈妈的心里，还有一个真正不忍把我割舍的



即使爸爸远在天边，
即使家中经济困窘，
即使已经有了两个女儿，
妈妈也没忍心把腹中的我割舍掉。
我想，
在妈妈心里，
还有一个真正不忍的原因……

原因。

1954年，十九岁的她跟爸爸初恋，两年后爸爸去了新疆，至今已有十二年。其间，结婚生子，都是爸爸利用一年一次的探亲假，坐三天四夜的硬座来，再坐三天四夜的硬座回去。

妈妈只去过让她魂牵梦萦的新疆一次，就是有了我的这次！

妈妈记得，她坐了三天四夜的硬座，脚肿得像个馒头，把皮鞋的带子都挣断了。下了火车，看到那么多平时只在画儿上见过的，穿着民族服装的维吾尔族人，她问爸爸：

“怎么有那么多演员呢？”

妈妈记得，在那荒凉而寂寞的戈壁滩里，有一群像爸爸一样年轻而热血的青年，在新中国的感召下，想让铁路穿过沙漠，让沙漠变成绿洲。他们没有米，没有面，只有土豆。为了招待远道而来的妈妈，特意给妈妈做了白高粱米，结果把她的牙硌掉了一颗。

妈妈还记得，因为从遥远的安徽来了个美女，小伙子们都纷纷找各种理由来看她一眼；尽管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，两个孩子的母亲。

那是妈妈跟爸爸的蜜月，她怎么舍得把我割舍掉。

生我的那天，妈妈自己来到医院，在医院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两根油条，一碗豆浆。

时至今日，她都觉得生孩子是女人自己的事，男人不在身边是理所当然的，更何况丈夫远在新疆。

刚吃完一根油条，妈妈突然觉得要生了，赶紧一口把碗里的豆浆喝了，拿着另一根油条，向医院跑去。

妈妈只看了一眼我黑缎子一样的头发，就因为妊娠高血压

休克过去了。而且，从此落下了血压高的毛病。

也就是在那天，已经八十岁高龄的姥爷有了他的第三个外孙女——我。

听大姐说

听大姐说，在她四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姥爷把她叫到身边，给了她一颗小糖，告诉她：

“你又有个小妹妹了。”

不是已经有个妹妹了吗？怎么又有一个呢？

她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被姥爷牵着手，提着一篮子馓子和鸡蛋，来到铁路职工医院，看到了婴儿床里的我。

大姐说，摇篮里的我忽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，头发油亮乌黑，像缎子一样，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新妹妹，忍不住想伸手去摸一摸。

这是我跟大姐的第一次会面，她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见到的第二个亲人。

她趴在小床边问妈妈：“妹妹叫什么名字？”

妈妈说：“你给她起个名字吧。”

大姐想了想说：“就叫她小妹吧。”

大姐叫安第，二姐叫全第，名字是爷爷起的。

爷爷的心思，全体现在名字上了。

大姐，叫安第，
二姐，叫全第。
名字是爷爷起的，
爷爷的心思，
全体现在名字上了。



快生我之前，妈妈怕爷爷再次失望，就提前打了个招呼，说这次肯定还是个女孩，咱就别再叫什么“弟”了，免得街坊邻居们笑话。爷爷立马义正词严道：

“我们不是弟弟的‘弟’，我们是书香门第的‘第’。”

不过这次，爷爷真没再叫我什么弟，而是给我取了个女孩的名字：

文丽——文静又美丽。

依爷爷的学识，是一定可以想出更“书香门第”一些的名字的，估计是没有了心气。并由此给大姐二姐也取了学名：文娟，文媛。

生了三个女儿、没生下儿子的妈妈，自然不得公婆欢喜，加上作为姥爷的独女，妈妈从小是被姥爷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家务事不太会做。旧时代熬过来的婆婆，对这样的媳妇，哪里会有好脸色。

而妈妈是新中国第一批参加工作的女性，经济独立，和传统家庭妇女最大的区别，就是不愿意再受婆婆的气。

妈妈生了我之后，借口姥爷年纪大了，需要人照顾，便理直气壮地搬回姥爷家去住了。

我很荣幸地被妈妈带到了姥爷的身边。